

林天行 冀聚焦港水墨畫發展

30載畫風蛻變

從鄉村景色到都市繁華，再回到心中的鄉村模樣，三十年間，當代水墨畫家林天行在香港這個大都市完成了自身繪畫風格的蛻變。在由榮寶齋（香港）主辦的「天行造境·林天行彩墨畫展」中，他展出「荷花系列」、「天行西藏系列」、「香港景象系列」、「鄉村系列」共50餘幅彩墨作品，部分近年創作的「天行西藏系列」和「鄉村系列」作品更是首次公開展示，他以絢麗的色彩和充滿詩意的筆觸，試圖吸引更多關注香港水墨畫的發展。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圖(部分)：主辦方提供



林天行愛畫香港新界景色，背後為作品《新界漫遊》。張岳悅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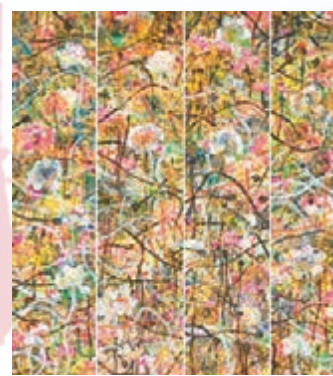
林天行在作畫。



《塵外》，水墨設色紙本。



《西藏神山彩虹(二)》，水墨設色紙本。



《五彩的地方》，水墨設色紙本。

林天行號「大也堂主」，1963年生於福建省福州市的一個書香世家，父母都是中文老師，舅舅則畢業於美術學院。幼時他居住的鄉村綠樹成蔭，溪流潺潺，給他留下了美好的記憶，「鄉村是我心中的一方淨土，是永恆的桃花源。」他自小酷愛畫畫，在父親的支持下於1978年先後師從畫家吳國光、林光、陳挺、劉牧諸等老師，先是學素描、西洋畫，後在父親的帶領下拜一位70多歲的中國山水畫家為師，正式走上繪畫之路。

移居香港 北上學藝

林天行於1984年移居香港，20歲的他面對着現實社會的壓力，只得開始打工養活自己，「初來香港，完全找不到創作的環境，那時我站在維港望着繁華的都市景色，想用畫筆將其表現出來，卻發現自己所學的传统中國畫技法派不上用場，感到很彷徨。」他說：「但香港令我眼界開闊，那個年代內地書籍的種類比較少，而香港有很多書店、展覽館、美術館，可以看到很多名家的畫冊、展覽。我也在朋友介紹下加入了幾個香港畫會，開始思考自己繪畫風格的轉變。」

雖身在香港，但他仍心繫內地的畫壇，渴望遍訪名家，尋求突破。於是在1989年，他北上修讀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畫系的山水畫工作室，系統性的學院訓練為他日後的創作奠定了扎實、深厚的學養基礎。也是在這時，他一方面受到西方現代美術思潮的影響，在北京拜訪李可染等大師，另一方面跟隨老師和同學去寫生，走遍中國十幾個省的山山大川，以寫生的方式記錄自然景色之美。途經陝北時，大面積的黃土地和紅高粱與他之前所畫的秀美山水是截然不同的風格，他受到啟發，也逐漸開始了個性化的語言探索，將中國畫進行解構，在被剝離的色塊和構成中尋找傳統山水畫的當代意味，同時又保留了中國畫精髓中筆墨和筆性的運用，首個個展便是「陝北系列」。

再回香港，他於1991年在香港舉辦首個個展，展覽作品還是以「鄉村系列」為主，而自1995年開始，他在不

斷的觀察和思考中探索應如何用畫筆表現香港，香港的景象吸引着他不停行走，在1996年為畫室「大也堂」選址新界，他即以新界景象為主題創作，他說：「傳統中國山水畫線條是柔和的，而現實的都市建築則由直線構成，於是我便用重彩，在中國畫中表現都市的感覺。」

三入西藏 君子愛荷

由傳統中國山水畫走到「鄉村系列」、「香港景象系列」，林天行沒有止步於形式上的探索，更力求形與質的統一。他始終念念不忘兒時憧憬的那個遙遠而神秘地方——西藏。在朋友的幫助下，他於1999年、2003年、2005年三度踏足西藏，追隨虔誠信徒的步伐，「第一次去沒有經驗，其實已經有點感冒，強烈的高原反應使我頭痛欲裂，那時的很多作品都是在那種痛苦的状态下完成的。」他說：「當時年輕，不願放棄行程，最後要靠吸氧維持，差點就死在那裡，是當地的一顆藥救了我一命。」看他「天行西藏系列」的作品，沒有對這些神山聖湖進行刻意描摹，甚至找不到具體細緻的景色，更多的是將其簡化為抽象的符號，於瑰麗燦爛的色彩和閃爍隱現的輪廓下塑造天地和自然。回憶起三入西藏的經歷，他仍面露嚮往之色：「西藏的磅礴和渾厚深深吸引了我，即使在繪畫時，我也能感受到那種來自天地的巨大力量。」

林天行愛荷，與荷的不解之緣始於童年生活的地方，「屋後面有座山叫蓮花峰，那時我就覺得奇怪，為什麼一座山叫蓮花，而不是其他的花呢？」成長中，他了解到：「荷花本是崇高、聖潔、清淨的象徵，是花中之君子，代表着愛與和平，文化意義深遠而荷花與佛教也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花開見佛性。」作畫本是藝術家性情的寫照，只有心懷對大自然的敬畏，心持對尋常物象的憐惜，一花一池才能格外有靈性，他的荷花作品有的五彩斑斕，有的典雅素淡，他解釋這便是創作時不同心境的表達，也可引發觀者的不同想像。而在2013年的《相印拼貼》作品系列中，他便以荷花為主題進行二度創作，他介紹道：「我將畫好的荷花一塊塊撕下來，再將它們隨機組合在一起，表達生生不息之意。」



《生輝》，水墨設色紙本。

林天行與施子清

林天行與著名書法家、中國書法家協會顧問、中國書協香港分會主席施子清博士同是福建來港人士，兩人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便相識。1991年在林天行的首個香港個展中，施子清便是剪綵嘉賓之一，「施主席一直積極地支持、幫助我，這麼多年來我的每個畫展，他都一定會來幫我剪綵。」林天行說。

施子清則讚林天行多年來堅持自己的品格，他稱：「我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了佛家思想，在彩色中見到那種平和、有愛心、普度眾生的佛家情懷。」

文：張岳悅

林天行與施子清(中)是忘年交。張岳悅攝



「天行造境·林天行彩墨畫展」

日期：即日起至4月25日上午10時至下午6時（節假日照常開放）
地點：中環皇后大道中2號長江集團中心302室榮寶齋(香港)有限公司

鋼琴極速神手 Peter Bence 夢踏奧斯卡

「我喜歡彈得快！」

有天賦才能兼在周遊師長朋友提議下，90後匈牙利鋼琴作曲家Peter Bence在2012年時已成為「一分鐘觸動鋼琴鍵最多次數」健力士世界紀錄保持者。上月他首度訪港，在MOKO新世紀廣場大展琴技之餘，亦分享創作電影配樂的點滴，甚至直言：「當然想踏上奧斯卡，會很酷！」

今次是Bence首度訪港，他指來了兩天，港人很親切，感覺很棒，希望在留港期間可多了解這城市。現年24歲的他原來早在兩三歲時已與鋼琴結下不解緣，「我祖父家裏有一座直立式鋼琴，兩三歲時我發現了它，父母因此發現我有音樂才華，便送我去音樂學院學鋼琴。父母沒有迫我學，我很喜歡彈鋼琴，是發自內心想去學。」他坦承學琴之路很辛苦，但他享受練習的過程，對鋼琴充滿熱情。年紀輕輕的他分別於2004年和2008年推出了《Green Music》和《Nightfall》兩張專輯，他透露現正籌備新碟，相信可



Bence即場示範高超琴技。陳敏娜攝

於暑假時面世。

視米高積遜為榜樣

Bence一直學習古典音樂，直至18歲後去柏林和波士頓讀書時，才開始接觸流行音樂、爵士樂、電影配樂等，他直言：「現在主要玩流行音樂和電影配樂，只有自娛時才會彈古典音樂，以及在演奏會時彈一兩首，讓樂迷知道我懂得彈。」他謂每次辦演奏會必定會彈已故流行天王米高積遜(Michael Jackson)的歌，如《Bad》，其鋼琴版本在YouTube的點擊率甚至已超過200萬次。

何解如此迷戀米高積遜？他解釋道：「小時候已知道米高積遜，但直至他離去，傳媒鋪天蓋地回顧他的一生及音樂成就時，我才真正花時間去認識他，從而對其歌曲、跳舞、個人、演唱會等等所有的一切深深着迷。他啟發我，他一手包辦所有事情，非常專業，是我的榜樣。」不過，要達到米高積遜的成就似乎難過登天，Bence也直認不諱，「程度太高了，但我從不輕易感到滿足，就好像一個引擎，推動我每日追求進步。我不想成為一個『完人』，一定要步步向前。」

易傷手暫不破紀錄

即使成就有排都追不上米高積遜，但最少Bence已成為健力士世界紀錄保持者。「小時候我已喜歡彈得快，就算鋼琴老師叫我彈慢一點，我都會反駁說：『我就愛彈得快！』」高中時，身邊的老師和朋友都建議我嘗試破「一分鐘觸動鋼琴鍵最多次數」的健力士世界紀錄，第一次聽時我只是哈哈大笑，後來卻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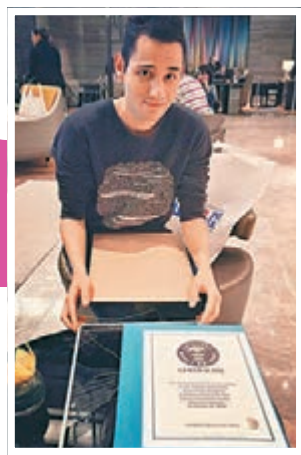
挑戰了，刷新1分鐘觸動鋼琴鍵765次的紀錄。」他回憶道。

不過，Bence上月卻在facebook透露已刷新了新的紀錄，他承認確有此事，「早前採排時，我試過1分鐘觸動鋼琴鍵900多次，不過，很遺憾那不是正式紀錄，但我知道自己能夠做到。」問到會否正式挑戰？他猶豫地說：「一來難，二來幾危險，會弄傷手部肌腱，所以我不會主動去破自己的紀錄，如果有人破了我的紀錄，我才可能會再挑戰。」

滿意現況不想變

雖然Bence由古典音樂走入電影配樂的懷抱，但他現在主力辦巡迴，最近又要準備出新碟，少時間去創作，難以全身投入電影配樂的世界，可是他期望在不久的將來能成為當中的一分子。問到想與哪些名導合作？他謂有太多有才華的導演，每個都想合作，難選兼難實現，「如我最喜歡的史提芬史匹堡，他已有合作的團隊，我不知道能否打進去。」至於每個電影人心目中的聖殿——奧斯卡頒獎典禮，他表示自己也懷有一個奧斯卡夢，盼可踏上該頒獎台，直言：「會很酷！」

做電影配樂，自然要多看電影，而Bence近期想看的不是新片，而是2000年上映的港產片《12夜》，「因為我之重新編排了該片的主題曲《黑夜不再來》，我不知道該電影，但我知道裡面的音樂，所以很好奇，想看一看。」最後，看着Bence年紀輕輕已擁有非凡成就，難道不曾想過做回普通人？他直言：



Bence展示其健力士世界紀錄證書。網上圖片



Bence首度來港獻技。陳敏娜攝

「沒有想過。其實當我回到家，見到父母，生活已重回平凡。我覺得現在工作和個人生活的平衡保持得很好，將來可能會愈來愈忙，但現在平衡得很好，我很滿意，無意作任何改變。」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敏娜